

五是查出潜藏在俘虏中的秘密通讯工具和秘密电台；六是收缴对敌联络工具，如信号枪、点明火、反光镜等；七是处理不遵守战俘条例、打骂和搜刮俘虏财物者。

第三天上午，我军沿清川江东侧河岸设置了长达两里的警戒线，600名警卫战士和百名押俘队员全副武装站岗警卫，俘管团王团长通过翻译大声调动各中队、小队俘虏列队。葛奎武政委走到河边的一个高台上讲话，为维护志愿军的军威，那天他特意穿着一身将校呢制服，脚穿一双高筒皮靴。他的第一句话是“战俘先生们，你们辛苦了！”真诚的问候和宏亮的声音顿时使会场鸦雀无声。他阐述了七项决定的意义后说，再步行300里即可抵达辑安战俘管理营，为保证全体战俘能安全到达目的地，要求“战俘先生们”协助俘管团查出给敌机打信号的败类……葛政委的话很快就产生了效果，绝大多数俘虏都对给美机打信号的败类表示了反感。有一名俘虏还单独找所在中队长坦白交待称：沙里院那次事件，他也想给敌机打信号，杀伤俘管人员；并在行军途中曾向敌机打过两次信号，致使俘管人员伤亡十儿人，而俘虏也伤亡五六人。他说他十分内疚，此后再也没有跟美机联络。他还说：“与你们相处几十天，你们处处以诚相待，不歧视俘虏，不虐待俘虏，还竭尽全力照顾俘虏，使我深受感动。我几次想坦白交待，可又怕俘虏骂我，还怕你们枪毙我。”中队长问他：“那你为什么又来坦白呢？”俘虏说：“前来投诚，请求保护。”中队长向葛政委、王团长汇报后，两位首长认为他主动坦白认罪，将来会从轻处理，并让转告那名俘虏放心。

各中队俘管人员当场收缴刀具、凶器、枪械和反光镜、通讯联络工具等各种器械。谁知收缴工作刚开始，抵制和反抗就接踵而至，有一名暗藏手枪的少校飞行员说什么也不交，并说那枝手枪是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奖给他的，即使枪毙他也不交。有名黑人军佐听不过去，给他讲道理，他不但不听，还将该军佐拳打脚踢了一顿。我们对这样行凶作恶的俘虏当然不能置之不理，除强迫他交出手枪外，并命令他向那名军佐道歉，否则严格执行战俘管理条例。这名待人粗暴的少校色厉内荏，最后一照办，可我们还是关了他4天禁闭。

经过细致的工作，我们动员俘虏们先后交出所有的不锈钢片反光镜，同时还交出信号枪8枝，微型手枪5枝。

我们西线志愿军战俘管理团于1951年5月从前线出发，行程1700多里，终于7月下旬平安抵达辑安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管理营。一路上，我们在与敌对分子作斗争的过程中，也与许多战俘结下了友谊。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，许多战俘被遣送回美国时，还给辑安战俘营来信，感谢我们对他们的优待和照顾；另有一批战俘不愿回国，申请居留在中国的东北、上海和北京。

(天津市政协文史办供稿)

责任编辑 葛苑生

在援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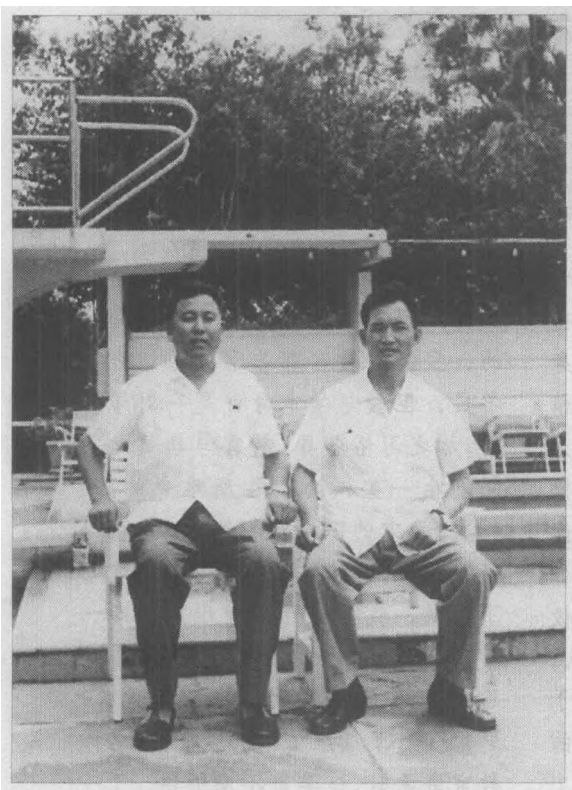
接受任务

1973年8月2日，空军二十一师政委王一平告诉我：“军委空军来了命令，要你在三天内到总部领受援外任务。”我当即以军人的坚定态度满口答应下来。虽不知是去哪个国家，但仍让我兴奋不已。这时出国还是件稀罕事，在许多人眼里是“美差”，可以开阔眼界。当时，我任该师政治部副主任，师政委与我谈话后，我立即与接任的同志进行了工作移交，并于8月5日从部队驻地牡丹江市乘火车赶赴北京。次日，我和先期到达的空军某师师长荏晓光一起走进空军首长办公室。进去后，首长开门见山地说：“请你们来是为了交给你们一项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。国务院决定为友好国家——坦桑尼亚培训一支空军部队。这项任务就由你们组成的空军专家组完成，直到他们能够胜任四种气象条件(昼间一般气象，昼间复杂气象、夜间一般气象、夜间复杂气象)下的飞行训练和作战任务为止。毛主

坦桑尼亚

空军的日子

□ 赵恒安



1974年,本文作者赵恒安(左)与苒晓光师长在中国驻坦大使馆内合影

席、周总理对此非常重视,已和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签订了不公开的双边协议。这是一项重要的军事任务,更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,它关系到国际声誉,只能做好,不能出任何差错。”空军首长简明扼要地交待完任务,当即任命苒晓光为中国空军援坦专家组组长兼飞行专家,任命我为副组长兼政工专家。

外交部的同志考虑到国际关

系和影响,要我们脱去军装,换上中山服,出国护照上也隐去了部队的职务,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。空军机关也从空军各部队抽调了政治可靠、思想好、技术精湛的飞行、机务、通讯、雷达、后勤保障和翻译等80余人,组成中国空军援坦专家组。经过半个月的集训和筹备后,我和苒晓光及12名飞行教官乘国际航班,先期抵达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,其他人员和援坦物资分乘中国的“耀华”、“明华”两大轮船也陆续到达了。

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李跃文亲切地接见了我们。他详细地介绍了该国的国情、民俗及援坦的特殊意义。并深情地说:“我们国家在经济上还比较困难,国力还不强的情况下,拿出这么多人力、物力援助坦桑尼亚,其重要性可见一斑。中坦两国有着深厚的友谊,联合国在未恢复中国合法席位之前,尼雷尔总统就多次提出:把爱好和平的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,联合国就是不

整的,也是不公道的。他不辞劳苦地到上百个国家游说。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也多次在联合国的讲坛上慷慨陈词,为中国申张正义。所有这些,我们是不会忘记的。现在请你们以最精湛的技术,最好的质量,尽快地把该国的空军培训出来,以实现毛主席、周总理的心愿。祝你们成功!”

空军首长与李跃文大使的谈话,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完成援建坦桑尼亚空军任务的重大意义。大家纷纷表示,一定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殷切期望,决心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,克服一切困难,圆满完成任务,为国争光。

不负重托

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极为重视空军的组建与训练,他下令从全国的军队中挑选具有大专学历的军官作为飞行、机械、军械、无

线电、特种设备等方面的学员。由于这些官员文化水平高，接受能力强，这就为我们搞好培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紧张的训练开始以后，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语言不通。坦桑尼亚过去为英国的殖民地，官方语言是英语，民间则是斯瓦西里语。从日常生活到军事训练，全靠人数不多的翻译进行交流是远远不够的。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，我们要求全体专家拜翻译、坦方学员为师，随时随地学习一些常用的当地语言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，大家逐渐掌握了当地的日常用语，在与坦方学员交流时，连说带比划，既加深了彼此的感情，又促进了训练工作的开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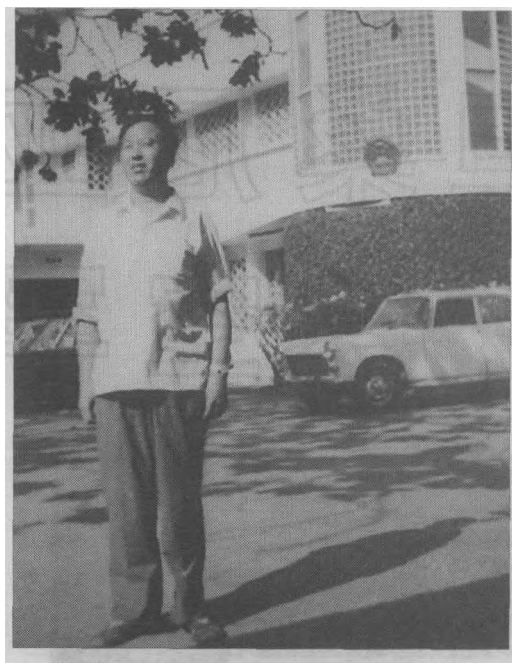
遇到的第二个困难，也是最大的困难，就是飞行安全问题。空军是个集多学科、高科技于一身的兵种，从机务、通讯、雷达、油料、导航设备、气象，到驾驶员的身体、心理等诸方面，环环相扣，一点也马虎不得。稍有不慎，便会造成机毁人亡。为此，世界各国在衡量一个飞行部队的成绩和素质时，都是将飞行事故的多少作为主要标准，具体地说，就是看一个飞行部队每飞行一万小时，发生几次事故，通称为飞行事故万时率。如果在援建工作中发生飞行事故，既影响国威军威，又无法向坦桑尼亚朋友交待。外事工作无小事，专家工作的好坏，不仅是个人荣辱的事，更重要的是代表国家和军队。

为了确保飞行安全，既快又好地完成培训任务，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：一是和坦方空军负责人协商，根据《飞行训练大纲》的要求，制定了循序渐进的训练计

划，并分门别类、约定俗成地结成包教保学对子，根据不同专业，每位专家负责包教几人、几十人。

二是突出重点，全力以赴抓好飞行教官与飞行学员的包教保学训练。我和在晓光天天泡在训练场上，与大家同吃、同住、同训练，观察着每个学员动作要领是否准确无误。每周定期召开中坦双方领导人员碰头会，对一周来的飞行情况进行总结、讲评，对下周的训练课目和进度提出具体意见和要求。在晓光是位有着近30

年飞行历史的全天候飞行员。在训练中他处处以身作则，言传身教，始终坚持地面苦练与空中精飞，安全飞行达4000多小时，为全体飞行教官与学员做出了榜样。三是运用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，不断激发坦方学员的自尊、自强、自立精神和学习积极性。坦桑尼亚过去没有空军部队，只有规模不大的民航机构。由于殖民者的种族歧视政策，民航的飞行员、机械师等技术性强的工作均由白人担任，本国的黑人只能做些粗重体力活。而中国帮他们培训的空军部队，上至司令，下至各级干部、飞行员、技术人员和专业士兵等，全是由本国军人承当。在训练过程中我们常讲“坦桑尼亚人民勤劳、智慧、勇敢，完全有能力建设好一支强大的空军”的道理，以此激励坦方学员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，从而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。四是及时化解矛盾，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。尽管我们从飞机、通讯器材、雷达和



1974年作者在中国驻坦大使馆内留影

配套设施等方面都提供无偿援助的，我们的教官都非常尊重坦方学员，但教与学本身就是一对矛盾，加之习俗各异，教官与学员之间发生一些误会是在所难免的。一次，坦方的一名机械师学员，在安装飞机发动机操作程序上出现了错误，我机务专家发现后当即指出并令其纠正。这名学员产生了误会，认为中方教官不相信他，思想上有了抵触情绪。后来，这名教官讲课时，该学员不愿听讲。了解到这一情况后，为避免再发生类似的误会，我找坦方有关领导说明了情况。坦方领导立即召集学员开会，使这一问题得到了及时解决。在此后的训练中，曾发生过三次险情：一次是天气突变，一次是地靶射击飞机俯冲改出过低，一次是编队距离太近。由于我们的教官发现及时，指挥得当，加之学员处理果断，避免了严重事故的发生。

非洲四季不分明，只有旱季和雨季之别。在旱季很少见到雨

水；而在雨季，天气却变幻莫测。这给飞行训练带来了很大困难。一次，开飞时还是晴空万里，飞机已起降数批。突然间狂风骤起，乌云翻滚，一场倾盆大雨即将来临。可此时，空中还有5架飞机在执行训练任务。在这危急时刻，在晓光冲进飞行指挥塔台，从坦方指挥员的手里抢过话筒，有条不紊地指挥引导飞机返航。就在瓢泼大雨降下前的一刹那，5架飞机先后顺利着陆，大家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，在场的中外人员无不啧啧称赞。

勤俭节约、艰苦奋斗，是我军的光荣传统。我们将这一传统也带到了异国他乡。起初，坦方学员不爱惜装备器材的现象很普遍，就是我们新出厂的汽车，他们也嫌笨重落后，多数只跑了几百里，就弃之不用，扔在野地里任凭风雨剥蚀。针对这些情况，我们在讲课和交谈时，反复阐述了旧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，贫穷落后；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如何发愤图强，自力更生，厉行节约，勤俭建国的经历。坦方朋友听后很受感动，他们说：“我们也曾遭受过同样经历，可是疮疤还未好就忘了痛。中国在不富裕的情况下，拿出这么多物资援助我们，我们却这样浪费来之不易的东西，实在是对不起中国朋友。”从此，他们加强了对飞机、装备的维修和保养，逐渐养成了爱惜零备件的新风尚，被弃置不用的汽车，经过检修也投入飞行训练中。

这次援建坦桑尼亚空军，是我国援建坦赞铁路后的又一重大举措，整个任务包括修建飞机场、无偿援助飞机以及与飞行相配套的全部设备。全体专家肩负着祖

国人民的重托和期望，在施教工作中，个个使出浑身解数，把自己的技术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坦桑朋友。同志们冒着非洲的炎热酷暑，克服种种困难，历经8年时间，专家们三次轮换，终于建成了坦桑尼亚的一支强大空军部队。

友谊长存

1976年12月6日，尼雷尔总统率军政要员亲临机场视察空军部队。我们专家组列队迎接，在晓光首先向尼雷尔总统汇报了飞行员的培训情况，接着进行了飞行表演。当尼雷尔总统看到高难度的高、低空特技飞行表演和整齐的空、地靶射击后，激动地对他们的飞行员说：“你们永远不能忘记，

是中国朋友给你们插上了翅膀，是中国人民给你们制空权。”他又面向中国空军专家们说：“中国，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给我们真诚无私的援助，只有毛泽东主席、周恩来总理和中国人民，才是坦桑尼亚人民忠实可靠的朋友。我代表坦桑尼亚政府和人民，对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，愿坦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常青。”

成群结队的飞机翱翔在万里蓝天，这极大地鼓舞了坦桑人民，也轰动了周边国家。与坦桑有摩擦的乌干达总统惊呼：“非洲的政治军事态势需要作重新估价，必须采取适当措施，以应付变化了的形势。”坦桑尼亚的友好邻邦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则兴奋地说：“非洲人民终于看到了由非洲人驾驶的飞机了，这是非洲人民的骄傲，也是非洲人民真正站立起来的象征。”

1977年10月，我和部分专家奉命轮换回国。坦桑尼亚国防部为此召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，双方难舍难分的场面实在令人难以言表。欢送大会进入高潮时，坦桑尼亚国防部长亲手将坦桑尼亚国防军军徽赠送与我，将印有军徽的军旗分赠给其他专家。然后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：“谢谢专家组的朋友们，谢谢伟大的中国人民，祝坦中两军的友谊永存。”

20多年过去了，我一直珍藏这枚军徽，它饱含着专家们的心血和汗水，象征着中坦两国人民的友谊。

程士贵 整理

责任编辑 段 敏



坦桑尼亚国防军军徽